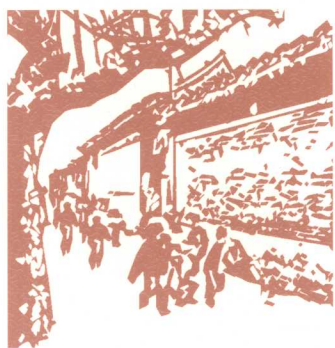


萧乾

·代表作



梦之谷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华夏出版社

I216.2/59

:21

2009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萧乾代表作

梦之谷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张 玲 编选

华夏出版社

200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萧乾/萧乾著;张玲编.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重印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ISBN 978-7-5080-1081-6

I. 萧… II. ①萧…②张… III. ①萧乾-作品综合集②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IV.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0946 号

华夏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 经销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18.75 印张 306 千字 4 插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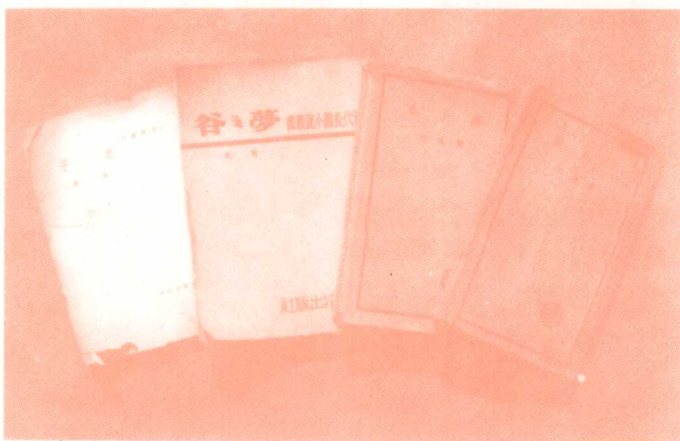
2009 年 5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

定价:29.00 元

(凡本版图书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本脚提竹^子的厨子，和老媽的也有，到秋頭^子，那秋大氣
 打破了飯碗的花瓶，一見我這風雨無阻的主顧，就樂得車^子
 踏踏的小轎上，站了起來，花邊得特別加心，價錢又格外分
 廉。買了一束香葉的十八^子，又挑了一束在香^子，
 多也擺起這好的花，他用麻繩^子的時辰，我常見竹扁担的那
 頭裝滿了綠的葉子，以為是野茶呢？就問，那是野茶嗎？
 ？先生，這是桑葉。他埋好的花^子，我後他就搬上^子
 葉子，拿出了一個雞籠來，上面爬滿了的就正是^子。
 歡喜得恨不把花拋了。種一樣^子，只花了十個銅板，就
 被^子在幾百頭身去觀衆的^子，他^子走了八頭，一鈴三高^子

蕭乾手迹



萧乾作品书影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编委会名单

- 主 编** 陈建功（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舒 乙（中国现代文学馆前馆长）
- 副 主 编** 李荣胜（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
周 明（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
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馆前副馆长）
王智钧（华夏出版社前社长）
高文柱（华夏出版社社长 总编辑）
赵玉芝（华夏出版社副社长）
- 执行编委** 于润琦（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倪友葵（华夏出版社文学艺术事业部主任）
- 编 委** 王 信（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王富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严家炎（北京大学教授）
刘慧英（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李 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钱理群（北京大学教授）
樊 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赖大仁（江西师范大学教授）
高 力（西南交通大学教授）
黄开发（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高立宪（华夏出版社社长助理）
唐永平（华夏出版社编辑）
韩 平（华夏出版社编辑）
许 婷（华夏出版社编辑）

总 序

中国现代文学,一般指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这一阶段的文学,其间跨度有30年左右。30年在一个国家文学发展的历史上不过忽然而已,然而这30年的文学史却是不可忽视的。在惊天动地的时代巨变、中西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寻觅人生的辛苦遭逢中,不仅产生了许多伟大的作家和传世之作,而且其文学主潮,从那时起,就为今天的中国文学积攒着激情和趋向,成为了今天中国文学的前奏。最早,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声。这一时期的文学,不仅以白话文的倡导推进了文学向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的回归,而且在作品内容上,也和旧民主主义文学风貌迥异,即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其中尤以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的创作影响巨大,一批优秀作家以其丰厚的创作实绩,推动了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流派的形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了伟大的奠基与开创。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为口号提出并形成运动,特别是随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越来越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许多作家直接间接地受到革命思想的洗礼,开始自觉地把文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左联”以外的进步作家,亦因其坚持人民的立场和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同样成就斐然,融会成进步的文学洪流,推动中国现代文学进入成熟阶段,使那时的文学呈现出繁荣、复杂、丰沛的格局。“七七”事变以后,家国危殆的局面更加激发了作家感时忧国的情怀。随着解放区的创立和发展,解放区文艺运动也蓬勃高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制定了革命文艺运动的路线和政策,深刻回答了“五四”以来革命文学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结果,使解放区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片崭新的气象。与此同时,“国统区”的文学,虽然环境和条件均和解放区不同,但进步文艺界在鞭挞黑暗呼唤光明方面同样高潮迭起,奔涌着走向新中国,走向人民文艺的伟大会师。

每一个选家的心中,都有一部自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见仁见智,可以阐释、讨论、争论,甚至势不两立。其实,或许正因为选家选出、见解纷纭,才给读者一个判断、选择、最终形成自己独立见解的机会。因此我以为,绝不可自诩本丛书如何高超于别人之上。不过,由于中国现代文学馆自身的一些优势以及本书编选过程的一些特色,我以为,这次我们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还是有以下优长:

其一,编选者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本丛书由中国现代文学馆直接出面,组织全国最权威的研究专家参与编选,这样就保证了本丛书的学术质量。

其二,规模最宏大。本丛书在品种数量上是目前为止最为宏大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书系。这次所选的108位作者,都是经过专家学者一再筛选分析然后才确定下来的,除了我们过去一直注重的主流作家之外,还兼顾了很多过去曾经被忽视却成就较高、自成特色的非主流作家的作品。我们认为,这有利于广大读者更客观、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现代文学。

其三,版本最原始。本丛书所选作品,基本上都以该作品初版版本为依据。众所周知,有不少知名作家在政治运动的风浪中曾对自己的代表作进行了违心的修改。恢复这些代表作的原貌,是对文学史原始资料的保存,将为研究作家的思想和创作道路,提供有力的帮助。

其四,编校较严谨。本丛书此次出版,不论是在装帧形式上,还是在文字编校上,都本着一丝不苟的原则,从严把关,以保证送到读者手中的图书是合格的、值得珍藏的图书。

相信这套“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不会使读者失望。

是为序。



2008.1.19

萧乾小传

萧乾，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著名记者。1910年1月27日生于北京，祖籍黑龙江省兴安岭地区，蒙古族，原名萧秉乾。萧乾于1999年2月11日去世。

自幼贫苦，靠半工半读接受教育，在北新书局学徒时，开始接触文学。1926年入北京崇实中学学习，因参加共青团而被捕，经校方保释后，少年的萧乾化名肖若萍远离故乡，到汕头的角石中学任国语教员。在这里萧乾经历了他人人生第一次恋爱，以后据此写成了一部自传式长篇小说《梦之谷》。1931年回北京入燕京大学学习，并开始在《大公报·文艺》及《水星》等报刊发表一系列短篇小说。其中《篱下》、《矮檐》等均是据自己早年人生的经历加工创作而成。1935年，自燕京大学毕业，开始主编《大公报·文艺》，并兼旅行记者，到过国内许多地方，藉此了解中国社会这部大书。

1939年受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邀请赴伦敦任教，同时兼《大公报》驻英记者。1942年入剑桥大学英国文学系进行心理学小说研究。不久，二战的战火燃遍英伦，萧乾离开剑桥，毅然担任起《大公报》驻英特派员兼战地记者，在战火纷飞的欧洲战场继续进行他的人生采访。写下了《银风筝下的伦敦》、《矛盾交响曲》等描写欧洲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通讯报告。以后据此段人生经历写成一部报告文学集《人生采访》。1946年5月，萧乾回国，参加上海、香港两地的《大公报》工作，并兼任复旦大学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人民中国》、《译文》、《文艺报》、人民文学出版社任职。在这期间，萧乾翻译了《好兵帅克》、《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培尔·金特》、《战争风云》等外国文学作品。近年，已逾八十高龄的萧乾还与夫人文洁若女士合作翻译了英国著名作家乔伊斯的代表作《尤里西斯》。

在萧乾漫长而又极富人生色彩的创作道路中，其早年小说多描写二十年代北京贫民区的生活，作品往往通过儿童天真的眼光来展示人间的不幸与不平，笔下带有较多的忧郁色彩。后以《大公报》记者身份所进行的“人生采访”，其通讯报告善用典型事例，内容翔实，文字活泼洒脱，手法富于变化，对当时以及后人颇具影响。

目 录

箫乾小传	1
篱下	1
俘虏	8
邮票	15
蚕	23
印子车的命运	29
邓山东	35
雨夕	42
栗子	46
皈依	53
矮檐	63
梦之谷	73
南德的暮秋	186
矛盾交响曲	205
血红的九月	209
银风筝下的伦敦	215
血肉筑成的滇缅路	222
鲁西流民图	228
落日	239
链	245

跳出来说的	247
殇	249
破车上	252
雁荡山	257
叹息的船	281
过路人	285
小树叶	289
古城	291
萧乾主要著译书目	293

篱下

住姨家和住姥姥家有什么不同呢？姥姥死了，当然只好住姨家。环哥对于妈路上的嘱咐认为是多余的。他蹦着闹着，小耳朵就没听到那辛酸的“咱日子这下可苦了。你放规矩点儿就算心疼妈啦！”

妈和爸吵嘴，甚而动手，村儿里谁没听惯了。爸爸半年不在家，回来当然得吵一阵嘴的。吵了嘴后，环哥照例应享有一次随了妈到新鲜地方的旅行。一向总是去姥姥家。姥姥家离村儿十来里。总是镇上秃王的牲口驼去的。姥姥家灶上供着小小铜菩萨。那圆胖胖的磬，只要轻轻一弹，就有铮铮的响声——但姥姥活着的时候不准弹呢。可是，去年姥姥跟菩萨走了。不然，今天那白头发老太太又该扶了九连环拐杖迎出来了。

环哥的爸由那大地方回来的第二天就和妈吵了。吵着吵着啪嚓一声，一只粗碗向妈头上砸去。妈忙用臂搪开。妈的头发勒在爸的手里如一束胡麻，吧咕吧咕地批打起来。妈哭。环哥夹在中间跺着小脚丫儿也哭。吓得卧在菽秧垛上的狗嗷嗷地叫了起来。还是村儿里的长工把爸撵了出去。妈就伏在土炕沿上，由喉咙里抽着委屈的气，间断地骂着“没良心的男人”。

到黑，爸回来了。拿着一张托人写就的红帖子，逼着妈画押。闹翻了一夜哪。天亮，环哥就被由熟睡中拖下炕来。一条褥套和一只柳条箱都系在秃王牲口的背上了。环哥记得快出房门时，爸挥着镰刀瞪着眼问他：“兔崽子，跟她还是跟我？”环哥往妈怀里一扑，登时一个尖尖硬硬的指头就由脑后扎来：“给我滚，连老带小的。打官司我不在乎！反正你他妈的画押了。滚，滚你臭娘家的蛋。”

路上秃王问：“三嫂，公母俩又怎么啦！三哥在京里的事不挺有油水吗？”妈咽着泪，任那稀松软软的驴背把身子揉得前俯后仰的，默默无言。直到出了村儿，秃王才勒住缰绳问：“老太太是过去了，咱们这回该奔哪儿呢？”妈用干干的嘴唇说：“驮我到城里北门，投奔我妹妹家去罢。”

于是，过了张家庄的黍子地，环哥就看见了一座破旧的城门楼露在高粱穗上。“上城里去哩！”环哥乐得直颠着身子。那畜性感到背上的担负起了变动，长长的耳朵即刻竖了起来。妈忙抱住环哥，咬着牙床说：“你个没心的烧猪！”

把带来的那份小行李安插在才腾出的一间厢房后,妈就开始呜咽着跟姨说了起来。姨口口声声地说:“离了倒好。可不能就这么离!”

这时,姨家表弟进来了。一个推了学士头,白嫩,腼腆,毫没有村野气的体面书生。两天来不息的呜咽声已把环哥的耳朵哭钝了。经过大人的引见后,环哥就跑去和体面的同伴亲昵起来。呶了呶嘴,趁那老姊妹密谈的时候,两个便溜了出来。

直到晚饭时分两个才转了来。四只泥污污的手伸给两个愁苦着的母亲看。环哥笑嘻嘻地还直夸护城河泥鳅的大,讥笑着表弟多么胆子小呢,姨父早把眼睛瞪得大大的,要打表弟。姨忙在那正颜厉色的男人臂上搪了一把,转过头来叫他们洗了手换好衣服再来吃。

天不早了呢。环哥的小肚里噜噜噜地都响了起来。饿得恨不这时有一大柴锅冒蒸气的玉米给他啃。但姨家的锅杓是响在另一间叫作厨房的屋子里。摆在眼前的却是盘碗碟箸,整齐地排在罩了白布的方桌上。当大人们正谦让上下座的当儿,环哥已爽快地把自己那小身躯安置在桌子方便的一角。冷不防妈把他拖了下来,恶狠狠地瞪他两眼。“妈变样儿了。”环哥那么奇怪着。

姨父嘴唇上原来有黑压压的两撇,怪不得人家说城里吃衙门饭的老爷们都留胡子呢。环哥听姨父用极客气,极有礼貌的样子劝妈放心,说:“地方有的是。都是一家人。”对这 and 善的男人,妈仿佛倒要哭了出来。环哥顾不得这许多。只用小手握住了那红漆筷箸,把生硬硬的塞在喉咙间的米粒顺溜溜地滑进小肚囊里去。并不时地扯着小脖子,用筷箸遥遥地捕捉一片颜色别致的菜,直到和善的姨父把大大的一箸检进他碗里去。跟着妈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晚上,在给妈送来一件城里人穿的褂子的姨走了后,妈狠狠地指着环哥的鼻尖说:“给我丢人来啦!”

睡在一张木床上哩。姨家的什么都讲究——比姥姥家还强多了。环哥躺在那张木床上,晃着小脑袋,想着姨家堂屋条案上那玻璃盆景,花绿绿的。簟瓶里还插着大大荷叶的纸做莲花。他翻过身来问:“妈妈,姨家八仙桌上答答响着的是啥呀?”焦急着的妈听到这琐碎的话自然会生气的。就推了他一掌:“小鬼,睡罢。烧猪!”

环哥受了妈的闷气,就用被角把头卷了起来。他算计着在这黑暗严密的角落里作梦一定不会遭妈妈干预了。他就闭了眼想:姨家的门口还有三层台阶呢!台阶下成天过着车呀马呀的。哪像家里:出门就黑压压一片绿庄稼,要不就一围死寂寂的坟堆子。姨家院里还养了肥肥的龙睛鱼哪!姨家房檐底下还有燕窝呢,老燕儿不时地咕咕咕地叮咛着小燕儿。还有呢,姨家表弟会唱学堂里的曲儿。表妹

穿的是有花纹儿的皮鞋……

天一亮,妈就坐在床沿裹脚。还给环哥盖呢,这孩子正闭了眼睛温习着小脑袋里所贮藏的一些新鲜事物哪。经妈一盖,就索性踢开被筒,坐了起来。

“睡罢,环哥!”妈低声说。

“妈,妈,姨家后院那颗枣树结的是长的还是圆的?比咱——”

“你管哪!可不准在这儿撒野。这不比咱家。这儿是城里。又是别人家。瞧,你咋儿把表弟胡带,惹祸哪!”

“去河边玩玩算啥?妈你平常还让我去窑坑里摸螃蟹呢!”

“要命鬼!这不比平常了。这是别人家!”

“不比平常”,“别人家”,环哥似乎听懂了而又不真懂。横竖,若在家里,这时鸡就该叫了。环哥躺不住。他要看那肥肥的龙睛鱼去。他要起来。

“给我睡下,小鬼。”

“干么,平常这时我不已经该去拾粪了吗?”

“又说平常。这是城里。人家还没起呢!你不能胡闹!”

环哥一定要爬起来。他睡不住了。那柔软的棉被生了刺,扎着他的粗皮肉。他的后脖颈没有练成和枕头磨擦的工夫。照例是一醒来就得爬起的,他哪睡得下去。

但妈死命地捺住他,直到他答应起来不出房门。

系好了鞋带,可就不能不走在地上了。哪里闲得住呢。环哥在房里揉着眼睛,转了转,对妈说:“妈,我要去撒尿。”这回妈真没法子拴住他。环哥把妈那无可奈何的眼色解释作应允了,当的一声就把门推了开。等到妈跑向门边,想嘱咐他什么时,孩子已牵了裤腰,奔向庭院中央那用细砖垫高起来的鱼缸去了。

上房里有了一声沉闷的咳嗽。环哥回过头来看,门是严严地为秦琼把守着,仅有的那块通亮的玻璃窗也还用花花的布遮了起来。看了这死闷劲儿,环哥吐了口吐沫,像是说:“懒骨头,起来罢。这儿多凉爽!”

又是一声带些痰涎的咳嗽,跟着是都市小孩才醒时的一声慵懒,娇依的咦咦。环哥不屑地扯开了裤带,对准一棵花——在他,那也是菜园子里的货——撒下尿来。

他还幽闲地仰了头,看看游动着的晨云会不会凑起一阵雨来呢,上房里却有了声音:

“这是谁呀!”

环哥的妈听到了,赶紧跃出房门把他扯回房来。

“丢人呵，这不是田里！”狠狠地。

环哥懊丧地低了头。真是倒霉，大清早晨的！

这霉气直到吃早粥时看到了表妹梳好的辫子才消掉。看到那缠了红绒头绳的圆滚滚的辫梢，环哥不知道该怎么逗逗这女孩才好。

吃过早粥，表弟挟了书包去念“人之初，狗咬猪”去了。环哥问妈“有啥活儿做呵”，意思是该背起柳筐来拾粪去呢，还是拿了镰刀去割草。可是，这是城里呢。城里的人是只念书的。连妈想找事做还没有头绪呢。就说：

“小兔子，你给我乖乖儿地在房里呆，就是做活儿了。”

这，环哥哪儿成，一个爬惯了树钻惯了高粱地的孩子！一转眼，他就丢下纳鞋底子的妈，溜出房去了。

一出房门，就见到梳了鲜红红，圆滚滚辫子的表妹蹲下两条小腿，低着腰，在花丛里拾些什么。环哥赶紧跑了过去。看到那小手正捡花丛影下的细碎小黑花籽，就也帮起手来。小姑娘告诉他是夜里风吹下来的茉莉籽。环哥不在意这些。种子他见到多了：红豆，茄子，芝麻，什么都看见过。这算啥，不希罕。他不过是要陪陪小表妹就是了。果然不一下，表妹和他熟得环哥长环哥短地叫了起来。

环哥和谁一熟，就得先试试他。意思是：就得逗逗，看他到底急不急。他帮表妹拾完花籽，就说：该叫我掐两朵给我妈了！表妹摇起头来。环哥居心逗她么，就索性把顶大的一朵掐了下来。登时，小姑娘就忘掉了适才的友谊，哭了起来。呜咽着，嘟囔着“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的家”地走进厢房来。揉着大辫梢，撅着小嘴，如一个诉冤者地说着“你们的环哥”怎样怎样的“缺德”。

妈听了多扎心哪。明知道这小官司不必再分她已碎的心了，而且，她哪有心去戴那抢得已粉碎了的花！但为了诉讼者的身分，她只好用手拍拍甥女抽缩着的小肩膀，腾出另一只手来，再在亲生的肉上拧两下。

疼呵，环哥一向对付身体上折磨的办法是一阵巨大而无泪的嚎啕。（也许他由村儿里驴子学来的。）当前，虽然是在“别人家”，这报复是无从节制的。

于是，午饭的时候，姨父好心地劝妈还是别打孩子。

没有了同伴，环哥后悔起来。悔不该招惹受不住逗的表妹。如今，她是监在房里，握了一管细毛刷子描起横竖的红道子来了。环哥用忏悔的心伏在窗口，守着那一个个红的字都为那刷子严严地涂黑了。她耿着辫子，一点儿也不回头。环哥腿都立酸了，就怅怅地走下阶来。

阶前正蠕动着一簇黑乌乌的蚂蚁。他即刻蹲了下来，用吐涎淹劫正在向同一方向前进着的蚂蚁。看那些纤细的小腿一着涎沫即失了动弹能力的可怜，他出神

地笑。笑着笑着石阶上一阵橐橐的皮鞋声。他忙抬起了头,却是那一丝笑容也不带的姨父的脸。

“积点儿德!吐沫多脏呵!”

“吐沫哪儿脏呵!”环哥是想:你那痰才脏呢。

“站起来罢!”姨父很少遇到敢和他顶嘴的人。他的妻子,他的儿女都是他的服从者。“今儿早晨谁在院里小便?”

“小便?我倒撒了泡尿。”环哥顽皮地笑。

“哼,拐过角去就是茅房。以后别再——”

听到了这责问的妈忙走了出来。先问问妹夫是去衙门么,然后供认这孩子的没规矩。才转过头来,狠狠地说:

“环哥,你——你给我立刻进房里去。”

环哥擦着鞋跟,不甘心地踱回房去。

“这下你可好了,姨父不让我打你,你就放手闹去了。鬼,我哪辈子欠下你家的债,受你们老的小的欺负。叫我在娘家妹妹家也躲不安。要命呵,我一死你就好了——”环哥的妈数落着哭了起来。几日的委屈,由了她这孩子一时的不体贴,都勾引出来了。她坐在床沿上,呜呜地哭。

环哥乖了。他呆呆地倚着床沿,开始感到这次出游的悲哀。他意识着寂寞了。热恋了两天的城市生活,这时他小心坎懂得了“狭窄”“阴沉”是它的特质。妈以为他老实了呢,他却在想着家里那条体己的黄狗。他想着黄昏的高粱怎样一仰一俯地向他点首。豌豆地里爬了多少勇敢细脆的螳螂。他想着二秃子快积足了的一百单八将洋烟画片。他想起杜家的大棕驴要下小驴儿了。杜家的猫又快要生养了,还答应给环哥一只黑白花的呢。他想起这场雨秋瓜要完了。梁家园的枣快熟了罢,该约谁扛了小竹竿去偷呢。

想到枣,环哥凑近窗口,对着那由屋脊背后伸出来的枣出神。看到那挂满了红绿果实的树枝,使他下意识地感到家乡味来。一个由田间园野来的孩子看了那颜色,立刻就体会到身体该如何动作,才能攀到那果实最繁多处。

他已把一只脚迈出门槛去了,但看到妈愁苦的脸,又唤回适才那悲哀来。城市多寂寥呵,听不见一声牛鸣,听不见一句田歌。总是哇呀哇呀的人声。直等到好久好久,才有了一阵敲门声。

表弟下学了。这是他唯一的同伴,还不曾吵过架的。这书生的背影是太大的诱惑了。他发誓不再逗惹他。他好好地留着这同伴。

鬼鬼祟祟地,给他混出房门槛去了。

“干么玩儿呢？”这被老师监了一天的白白书生忘掉了昨天的事，趁爸不在家，就又贪起玩来。

于是，环哥问：“你会打轱辘吗，那圆滚滚，噜噜噜的玩艺儿？”“不会。”“你会擰甜棒儿吗？”“不知道说的是什么。”环哥一抬头，高起兴来了，两只粗手抓着表弟文弱的肩膀问：“你会爬树吗！”“不会。”

“来。”环牵了表弟的袖头往后院去，“我爬给你看。”

表弟羞怯怯地倚在院门。这不是他常来的地方。

“你呆在底下。我去打，你捡。”环哥盘了双臂熟练地嘱咐。

“不，不。我爸爸不准动这树。他留八月节雇人打下来，送衙门上司的礼。”书生记起年年张老爷一口袋，赵老爷一蒲包地送。留在家里的只有两饽饽盒子，而且是较小的。

“干么雇人打呢，真是饭桶！来罢。瞧——”环哥吹了口拳头，便把一只脚蹬定那枣树的一块疤痕，双手一抱，就离开地皮了。吓得立在地面上的同伴直嚷留神。

“算什么！这白玩儿！”说着，环哥敏捷地掉换了三脚两脚，小小身子已隐在果实累累的树枝上去了。随着，运用了小身躯所有的气力在那树枝上蹦跳，立时树叶如暴雨似的刷刷地摩擦了起来。长圆的枣，满红的，半红的，甚而青青的，都如雹似的必剥必剥地坠到墙根下，坠到熟菊花茎下。坠到表弟脖子上了。立时，羞怯的孩子也为这阵枣雨兴奋起来，乐着屈下了腰，选红的向腰间揽。

树杈上的环哥也忙爬了下来，用更敏捷的眼光选拾地上的果实。

环哥一壁脆脆地嚼着，一壁骄傲地说：

“这，这算什么！我们家里的树比这两棵还壮。结的圆枣有这么大——”说着环哥用两个手指圈成一个大大的圆环。

“你爸让你上树吗？”表弟关切环哥在家中的自由。

“我爸有半年多不在家了，”环哥夸耀地说，“我爸在北平有了阔事情。北平是顶大顶大的地方。比这儿还阔多了。北平有一千个一万个车。什么都有——”忽然，环哥记起昨晚妈嘱咐过的话来。

“别瞎吹，你没有爸爸的。”

“你敢说！你才没有呢！”

“别急，我昨儿晚上听我妈和我爸说——”

“说什么？”

“说你爸不要你们了！”

“放屁！”环哥挽起袖子来了！